泸溪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泸溪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泸溪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（泸溪土著武装专辑·上）

JH100134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泸溪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八年元月

责 任 编 辑　罗同祥
编　　辑　谭振群　周定方　周克之
封面设计、题字　谭振群

泸 溪 文 史 资 料
第三辑
（内部发行）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泸溪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☆
湖南省泸溪县印刷厂印刷
787×1092　　32开
字数：12万　　印数：2000

写在前面的几句话

《泸溪文史资料》第三辑和第四辑（待出版）为我县土著武装专题史料。主要内容包括：地方武装、土著武装和土匪武装等三个部分。地方武装以保护本地统治阶级的利益即“保境安民”为宗旨；土著武装是以反抗统治者、维护某些局部利益为目的；而极少数的土匪武装，则是以打家劫舍、杀人越货为其主要谋生手段。这三者之间，既有内在联系，又有本质区别，相互关系错综复杂，有时则兵匪莫辨，好坏难分。

编纂本专辑的目的，一是让读者对泸溪匪患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，从而对泸溪历史能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借以消除外界对湘西人民所持的偏见和误解。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在泸溪，为匪者必竟是少数，而广大各族人民对为匪者乃是深恶痛绝的。二是让众多因“社会关系复杂”而背有历史包袱的同志，从束缚中解脱出来，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竭心尽力。

文史资料以“存真”、“求实”为根本准则。但因记忆有误，传说不一，在时间、地点和具体情节上难免有差错之处，望读者不吝指教，谨表谢意。

编　者

泸溪文史资料

目　录　　第三辑

写在前面的几句话

北区土著武装兴亡记（上）……廖子森等（1）
先父杨子荐生平录……杨明国（97）
洞头苗寨“两符”……符文业（106）

民国时期泸溪地方武装简介……（113）
回忆亡夫文一元……蒋国兰口述（117）
先父文一元事迹琐忆……文启英口述（122）
称雄南区十六年的杨善复……杨昌友等（126）
警备队围歼徐汉章……徐朝俊口述（142）
警备队保卫兴隆场的一次战斗……邓宗禹（145）

田茂盛火烧兴隆场……邓宗禹（148）
冉仁发拖队前后……杨必芳等口述（150）
“蛇脑壳”杨汉章……杨荣芬（153）
曹鉴全其人其事……杨昌友（158）
徐汉章早期拖队活动……文史办（167）
徐汉章中垅山造枪……张显生等口述（172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

北区土著武装兴亡记

廖子森　李家柏

楔　　子

泸溪县的地形像一只坐着的青蛙，背向东西，头部在北，臀部在南。武水从吉首境内自西向东而流，横贯县境，将青蛙拦腰裁断，分成南北两块，南边宽大，北区较小。沅水自辰溪入境，从南向北流，在泸溪县城东南与武水汇合，再折向东流入沅陵县境。

泸溪北区，俗称“六堡后山”。东傍沅陵石家界，西靠乾城（今吉首）标金界、榔木界，北接螺丝界、上云界，南依天桥山、毛屋界。东西最长处约１５公里，南北最宽处约３０公里，在这不到３００平方公里的地方散布着１２２个村寨。四周高山阻塞，境内岗峦起伏，溪涧纵横。酉溪河自古丈河蓬流来，经桌子潭、官寨、八什坪、花园坪、三角潭、大村潭、趴潭流入沅陵乌宿，再注入北河（酉水）。酉水河在六堡境内一段，因滩多水浅，船只不能通航，这里的山货及人民生活所需物资的进出，全靠肩挑背负。自古以来，这里的农民披荆斩棘，不断垦殖，将山坡开成梯土，河谷坪地开成大块水田。酉溪河两岸安起了筒车灌水，使六堡地方成了有鱼有粮之地。

六堡名称是清朝时期叫起的，清乾隆六十年曾发生过苗民起义。为了防苗遏苗，辰州知府田灏于嘉庆元年到泸溪督令遍筑碉堡，组织民团。泸溪知县黄炳奎任用武举张尚林、武生员李源阶为团防督办，到泸溪后山筑堡办团练勇了。张尚林、李源阶二人根据后山农民居住的地理条件，宗族关系，语言习俗等，将后山地区编成六堡。这六堡中，两堡讲汉语，两堡讲苗语，两堡讲乡语（瓦乡语）。讲苗语的：一为洞头堡：辖洞头寨、高寨、中寨、后寨、铜鼓寨、达勒寨、当百寨、纸棚、望天堂（上下两寨）、仲溪、弯团湾、甘溪、长潭头、蛮儿溪、盘古岩、阿旺溪、二郎坪、白土坪。筑碉堡于洞头寨南山头上，与当时清军驻扎的大营盘遥相呼应，此堡人姓符。

二为官寨堡：辖官寨、池塘、龙背山、桌子潭、芭蕉坪、廖排坡、斗篷界、梁家坡、石家寨、下湾、湾潭、茶坪、东鼓坪、桐油坪、梁家潭（覃家寨）、土地坪。该堡张姓居多，筑碉堡于官寨，这里是当时永顺苗（今古丈地）通辰州必经之地，可扼其咽喉。

讲瓦乡语的有烧肉堡：辖烧肉溪、牛屎坡、李什坪、桃坨、大村潭、凯潭、三角潭、梯级坪、覃家坡、唐家、倒水坪、花园坪、香炉坪、构皮溪、铁炉冲、八什坪、塘食溪、上云界、饿狗溪、老鸦溪。筑碉堡于烧肉溪山头，与邻境沅陵烽火相望。该堡杂姓。

布条堡：辖布条坪、灯油坪、向家岭、鸡溪坳、鸡子潭、粮儿坪、白马坪、大风岭、黄泥溪、拖船坡、李头溪、桃树坨大坪、栗岭、猫子溪、旧寨、龙光坪、岩寨、盆子坪、东瓜坪、茶溪、梁家潭的杨家寨、红岩排与猪食溪两寨姓杨的都隶

属于布条堡。此堡杨姓居多，杂有其他各姓。筑碉堡于布条坪南山头上，是六堡的中心地方。

讲汉语的有榔木堡：辖榔木溪、烟竹坨、芭蕉溪、磨岩坪、竹坪、庙坪、保儿坪、张家坪、岩塘、上曹家、桑树坪、虎头寨、洪水溪、印家、王家、田坪、八方界。筑碉堡于榔木溪，扼守通往县城的要隘。此堡人杂姓。

欧溪堡：辖欧溪、老寨、殿湾、牛家、下曹家、烟坨、侯家、婆田、龙湾、均田坪、茶盘溪、杜家寨、土脚坡、大地坪、高村、榆树坪、翁水排、九子田、狗坐岩。（高大坪、低大坪、千由田、葬江头、峰子岩、葡溪、虎头寨等属半堡）筑碉堡于欧溪，扼守通往县城的另一条要道。此堡人全是杂姓，除杜家寨讲乡话外，其余全都操汉语。

六堡筑成，共议团防规约，推选团总一人，总揽其事，下有乡约数人辅助。各堡有堡董，各村有牌头，建有哨卡。堡内成年男人皆充团丁，每丁自备兵器，因而六堡之内每户均有梭标（亦称竿子）一根，火枪一枝。农忙务农，农闲操练，老少练武，遇警各村鸣锣呼应，练勇守堡，丁壮守哨卡。六堡练勇，成为泸溪县城的北部屏障。

清宣统二年驻城的守备及外委4名，绿营兵300余名，全都裁撤，县城的防御就靠六堡后山的民团武装。

民国成立后，六堡后山划为北区，区公所设布条堡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改区划乡。六堡地方被划为孝安乡，将原官寨堡及烧肉堡划为第一、四、五保；原布条堡划为第二、三保；欧溪堡划第六保；榔木堡划为第七保；洞头堡划为第八保。孝安乡共计八个保（高大坪等地划入忠安乡），乡公所原设大风岭，后移至洪水溪，最后则设在八什坪。

六堡后山人民自民国反正以后，以为从此天下太平，每年只要缴纳田赋租税，若天不旱、水不淹，就能过着自耕自食、自织自衣的生活。谁知“洪宪一现，天下大乱”。此时六堡后山土著武装纷纷崛起，奸淫掳抢，互相残杀，前前后后动乱30余年。

一

泸溪交通闭塞，信息不灵。辛亥革命（古历八月十七日）武昌起义的消息，到古历冬月间才传到泸溪。新年元旦正式反正，新知事彭邦杰上任后，出告示安民，地方民众才知道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了，已改为中华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坐南京当了临时大总统。

民国二年，熊封接任知事。此人要钱如命，恨不得把泸溪地皮刮掉一层，已经明令豁免的捐款他也要催收，打官司的来了，他就乘机勒索，只要钱多官司就能打赢，因此引起泸溪人民强烈不满。地方绅士邀约民团将这个“刮地皮”的知事赶跑了。熊封跑到长沙，到都督那里状告“泸溪民变，请都督派兵清剿。”幸亏这时在长沙读书的学生龚德柏等联名上书，揭发熊封贪赃枉法，都督府里才将这事压了下来。省府改派溆浦人贺星南来泸溪当知事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袁世凯称帝。蔡锷在云南独立，起兵讨袁。袁世凯忙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。蔡锷起兵后，贵州全省响应，袁世凯慌了手脚，忙派他精锐的第4师师长马继增为司令，率4个混成旅进攻贵州。冬天，马继增率4旅约26000人抢乘火车星夜南下，在岳州下车，乘小火轮到常德，在常德大肆掳船运兵、运粮，逆沅水

而上，水陆并进。沿途见船就掳，见人就抓。不久，马继增的一个团开到泸溪县城。城里人闻听“北兵”来了，纷纷避走，（泸溪县叫“走北兵”）。凡是在六堡后山有亲戚关系的，都跑到后山去了。有些人则逃到城外离山寨上去。公排岭、天星寨、岩门界、凤形地……离城较近的一些山村寨上都有城里人在躲“北兵”。那些北兵见不得妇女，见妇女就抢来强奸。北兵都很阔，发的“双粮双饷”，他们除了爱玩“花姑娘”外，就是爱吃喝，最爱吃面食、烧酒、烧腊肉（卤肉）。泸溪城里面开面馆的不多，每天北兵出进，穿流不息。金永龙、周安元都是这时开面馆发财的。

北兵的前锋逆沅水而上，行到龙头庵就停止不前了。当地的民团愤恨北兵，把陆路截断，航道堵塞，道路挖烂，占据要隘，用大抬炮、九古老炮把北兵轰死不少。民国五年正月初六，驻在泸溪的北兵要往麻阳运粮，到五里洲请了6个舵手驾船。每人给9块大洋，由北兵们自己拉纤，6天才到吕家坪。再往上，因水浅船不能进，6个舵手就回来了。

北兵前锋不进，急坏了马继增司令，他亲自去龙头庵督战，打了三天三夜，北兵死亡无数。马继增想，袁世凯要他两个月内攻入云南，如今两个月过去了还在湖南境内，前进不能，后退不得，一气之下，吞金而死。曹锟在四川卢州被蔡锷打败，龙觐光在广西白色被俘，只有卢金山一旅把黔军王文华拖住。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，遂下令废止洪宪年号，改称民国五年。不久，程潜在靖州召开湘西48县代表会，宣布湖南独立，自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。这时北军闻风丧胆，纷纷向沅水下游败逃。

因北兵是坐船沿河上来的，败退时找不到别的路走，只好沿

河而下逃命。一路上，北兵被民团腰截，失魂落魄，一听枪响就惊慌失措，四散逃命。那些生病的，脚跛的，掉队的，统统都被民团和沿河一带的百姓杀掉，枪械散落民间，遗下祸根，造成湘西各地狼烟烽起。

二

从泸溪县城出北门二里有一村庄，名叫岩龙头。这里依山傍水，绿树成荫，沅水在村前流过，绕了一个大湾，每年春夏两季洪水暴涨，卷着上游漂来的木材、树枝、芭茅等直冲香炉山脚下，再迂回转来，在村前形成一大旋涡，然后下流沅陵县境。

当地风水先生说："这个村庄风水好，坐在龙头上"。故把村名唤叫"岩龙头"。传说，河水倒流的地方常出大官，到清朝成、同年间，村中果然出了个"黑旗军凯字营统领花翎提督"张德胜。张德胜回乡时留下的一名守家丫环叫荷珠，年十七时与"六品顶戴"（张德胜的家人）张升拜堂成亲。憨厚老实的张升一切皆由荷珠安排。又过一年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国廷。

荷珠与张升在村中租赁屋舍居住，做起桐油生意。几年之间，竖起新屋，立起油房，置了田地，家财日益兴旺。张国廷十岁了，张升为他请来一位教书师傅，读了三、四年书，因为贪玩，六本《四书》背不得。张升因中年得子，有些惯养，老师也不便管得太严，只好由他的性子。不久，张升又请来一位武术师傅教儿子习武，这还合他性格，学了三五年，武术上也还来得几下。光绪二十九年泸溪遭大瘟疫，张国廷的父母先后病故。十七岁的后生子不懂得管家事，油房生意由管帐先生料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

理，自己只顾交朋结友，吃喝玩乐。江湖上落难的人走到门上来，常打发个一两吊铜钱。青黄不接时乡里邻近来借米，一斗八升的送。久而久之，博得一个仗义疏财的名声。民国二年，古丈坪坝来了一个杨廷松，高低要和张国廷认老庚。此人祖籍是布条堡的，后来搬到坪坝场上住，就在那里落户了。杨廷松在外闯荡江湖，贩卖鸦片。宣统年间，曾入过哥老会，结识了不少的人。民国反正以后，湖南都督谭延闿明令禁止帮会活动，各处哥老会都散班了。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这是江湖常说的话。张国廷和杨廷松认老庚之后，老庚的老庚也是老庚，于是张国廷就邀请众家老庚都来相会，在香炉山庙后的松林中砍香拜把，结为生死之交。共同推举张国廷为大哥，向家村的向海清为二哥，铜鼓坡的梁水牯为三哥，杨廷松为五哥，刘家滩的冉仁发为六哥，插鼓坡的杨八佬为八哥，狗子岩的侯岩保为九哥，花园坪的李玉清为老么。八人结拜，排行不分年龄大小，都是兄弟相称，常来常往。

且说这冉仁发是刘家滩人，家中有几亩薄田，双亲早亡，跟着年老的祖母及叔父生活，一家种田之外还有一只渔船，早晚在村前河里捞鱼，补贴家用不足。那冉仁发从小在河边长大，练成了好水性，屋前的河面有里把宽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，一气游个来回，一个猛子可扎到河中间。村子里没有学塾，从小就没得书读，叔父也管教不严，慢慢地学会了打牌赌牌，从八九岁时就嗜赌成性。民国五年的春天，冉仁发在河中收钓，得了三斤重的大鲤鱼三条，半斤重的好几条，他心花怒放，将鱼都丢进渔船的水舱里，收完钓，将渔船系在河边的柳树下，用三皮棕叶子将三条大鲤鱼穿了鳃，用鱼叉挑着上岸去卖鱼。刘家滩离县城不过六七里，冉仁发不肯将鱼拿到县城去挨鱼贩

子的“篾刀割”，宁愿走十多里山路到小溪湾场上去卖，好得几个现钱。那一日，正是“二、七”逢场，冉仁发一到场上，三条鲜鱼很快脱手，得了一吊钱，先到油锅摊子上吃了七八个油粑粑，就急忙赶往赌场。他赌了一阵，赢了好吊儿钱。到太阳偏西时，冉仁发在场上喝了一碗酒，吃了些卤豆腐、卤蛋，肚子饱了，拖着渔叉，过了河，从沙洲坪经红土溪往回走。走到白蹬岩山脚下，有一北兵坐在路边向他问路：“老板，到泸溪走哪条路？”“沿河下去绕远了，如从这岩板路翻山过去要近五里路。”冉仁发自己朝白蹬岩坡上走去，那北兵便跟在他后面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名叫屋场坪的小村子，那北兵端着枪，窜进路边的一间茅屋里去找吃的。村里大人都上山去了，吓得屋里两个小孩大哭。冉仁发后悔不该告诉北兵这条近路，让那狗日的来这里害人，心中顿生杀机，大步流星直奔七里冲。

那北兵在茅棚子内见一个烂饭篓里装有七八个鸡蛋，提着就往外走。出得门来，将枪斜背在身上，边走边吃生鸡蛋。北兵吃完鸡蛋便将烂饭篓往路边水田中一丢，哼着北方小调走进七里冲。刚走过一丘田坎，冉仁发从田角上的大岩后猛地跳出来，大喊一声：“狗日的，你该死了！”骂完就用渔叉向北兵当胸猛刺。那北兵猝不及防，被刺得穿胸透背，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翻身倒地，两脚几蹬死了。冉仁发急忙取下北兵身上那杆“毛瑟枪”，解下子弹带，取出五排子弹，还在北兵口袋内取出五块“大脑壳”光洋。于是将死尸抛在溪沟里，枪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子弹带往腰上一缠，用渔叉拄路，打一声“啊吼”大摇大摆地出七里冲直奔自己的鱼船。那时节兵慌马乱，杀人没有报案告状，县长不管。

冉仁发将枪弹收藏在船舱里，解了鱼船索，将锚岩一提，把

船向刘家滩划去。拢岸将锚岩一抛，从水舱里摸出三四条半斤大的鲤鱼串成一串，提着鱼向家里走去。叔婶都还在山上做阳春未收工，祖母正在灶前煮夜饭，冉仁发将鱼往柱头上的钉子上一挂，给祖母送了三块光洋，说一声："婆，我上街去了"转身就走，祖母在后面讲些什么，他一句也没有听到。冉仁发的渔船顺流而下，划到岩龙头河边时，已是上灯时分。冉仁发将水舱里的小鱼，半斤的、四两的统统提来放进鱼篓，将锚岩一丢，提着鱼篓就朝张国廷家走去。冉仁发进门一看，张国廷和几个老庚正在喝酒。李玉清眼快，立刻就喊："六哥，快来喝酒，正在讲你，你就来了，真是'泸溪地皮薄一讲人就到'"冉仁发说："我是帮弟兄送菜来的，"把鱼篓往地上一放，帮忙的立刻添双杯筷，将鱼提进灶房去办。几人又大块肉，大杯酒地吃喝起来，酒到半酣，张国廷说："各位兄弟，今晚酒莫喝醉，晚上还要干大事。现在大家吃饭如何？冉仁发连说："好好。"饭后喝茶时，张国廷将晚上要到香炉山去夺北兵枪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对冉仁发等人讲了，冉仁发一拍大腿说"好，我今天搞得一杆"毛瑟"。张国廷大喜，"我正操心没有'硬火'响，怕北兵佬不肯缴枪，只要'硬火'响两下，北兵佬就会听话，乖乖的缴枪"。

半夜鸡叫时，几个人持火枪在香炉山庙门外埋伏，李玉清提着两只煤油桶，在庙后将一挂千字鞭炮点燃，丢进煤油桶里噼噼吧吧地炸，犹如打枪。向海清将"黔阳顶皮炮"连续不断地燃放，响声不亚于枪声。庙前庙后喊杀声不断，把庙里五个北兵从睡梦中惊醒，这些北兵都是"惊弓之鸟"，在辰溪一带被民团杀怕了的，三更半夜听到枪炮声和喊杀声，不知民团多少，要跑又不识路径，便在庙里慌作一团。这时，张国廷在庙门

外喊话："北兵弟兄！你们被包围了，只要缴枪，保证不杀你们，给你们每人十块光洋作路费，放你们回家去与父子相会，夫妻团圆"。庙门里有人应道："大爷，江湖上讲义气，说话算数，一言为定"。"一言为定，绝不骗你们"。庙门半掩半开，五条枪傲一起放在门外，张国廷将事先预备的半封光洋放在门坎岩上，一个弟兄上前将枪一起抱至庙外亭子上，北兵收了光洋，才将五条子弹带也丢出庙门外，天明后，自回北方去了。张国廷等人也不进庙，到庙后松林中将枪弹分交众兄弟背带。他自己家富难舍，依然回到岩龙头村中。弟兄则由向清海带领。向海清是条光棍，既无父母妻室，又无田地产业，仅靠撑船为生，得枪之后，带着弟兄在小龙溪口，沅、泸交界之地，干起杀人越货，抢劫过路客商钱财的勾当。龙溪口的溪水中常丢有人头，沅、泸两县都无人过问，人们把那个地方叫做"人头溪。"有人向泸溪县官控告"张国廷坐地分赃"，张国廷怕官府来捕，就学宋江上梁山的故事，干脆带着他的弟兄在小龙溪源头叫做蒲溪的大松林中建立起山寨。哨聚１００多人，有50多杆"硬火"，其余是"明火"、大刀杆子。他们在沅水边抢上水船，劫过路的烟帮，打富济贫。唱起："财主人家欠我钱，二叶子人（中等人家）莫插言，贫穷之人跟我去，酒里醉来肉里眠"的山歌。张国廷成了民国时期泸溪土著武装的鼻祖。

三

六堡后山的酉溪河边有个叫三角潭的墟场。这里上通古丈河蓬，下通沅陵乌宿，春夏水涨，小木船可以运货至此，三角

潭场也还兴旺。场边一间茅棚里住着母子二人，其母向氏早年丧夫，含辛茹苦将儿子瞿桂林（乳名棕树桥）抚养成人。民国五年，瞿桂林年已十六七岁。为了让年老的母亲少劳累，就到杜家寨去帮杜廷端家看牛，议定看四头水牛，一年工钱三石米，两套棉衣，一双布鞋，并在杜廷端家吃饭。杜廷端的兄弟杜廷发家也有四头水牛，他却不雇人放牛，要瞿桂林附带看守，不给瞿桂林分文报酬，瞿桂林当然不愿意。杜廷发不管他愿不愿，每天打开牛栏门，让牛混在廷端的牛群里，强制要瞿桂林带着看。八头牛到了山坡上各奔一方，有的滚田塘，损水田，有的吃庄稼，坏旱地。瞿桂林赶得上杜廷端家的牛，就照看不到杜廷发家的牛，每当杜廷发的牛蹂坏了别家的庄稼，别家找上门来索赔，杜廷发也不向别家道歉认赔，只把瞿桂林抓来拳打脚踢，那索赔的人见瞿桂林挨打可怜，前来解劝，宁愿不要赔赏，叫他莫打人，他才住手。杜廷发是六堡后山有名的财主，他家里的白银，曾用晒谷簟子晒过，有钱有势，杜家寨附近的人都怕他。为了3石米，瞿桂林在杜廷端家里咬紧牙关混满一年。民国六年(公元１９１７年)，跑到辰州(今沅陵县)去当兵，加入沅陵赵大爷的哥弟会，在赵大爷的帮助下，从部队里拐枪逃走，拖回来一枝“一子”枪，不要点火，一勾手指枪就响。瞿桂林得了这“牛腿炮”之后，就在木排溪盘踞，向来往行人收“买路钱”。民国七年瞿桂林和黄泥田的张狗儿，香炉排的戴光梓等10多人（三根一子枪，其余的是大刀、杆子、火枪）到杜家寨将杜廷发一家耕牛财物抢劫一空，报昔日遭毒打之仇。得了银钱之后，又派人去沅陵买枪，一时枪枝增加到６０多枝，弟兄发展到１００多人，并提出“打富济贫”的口号，向六堡之内的各大户财主人家派捐款，派月米，吓得六堡

的一些大户，如八什坪的彭启清、欧溪的李国权、杨明俊等，纷纷躲到泸溪县城内居住。瞿桂林将捐派来的钱在沅陵的棋坪和烧肉堡的梯溪坪（今八什坪乡梯级坪村）开了两座商店大量收购桐油，转运沅陵获利。还和永顺田少卿认老庚互有来往，田少卿，田金卿常带弟兄去常桃沅水河边打劫，来去都经过六堡地方。民国八年，瞿桂林把老营驻扎在天桥山北侧的大坳村，常派人在洞底滩向武水上下的船只“收税”。泸溪县城东有张国廷在龙溪口的舍巢岩设关立卡，向来往行人及沅水上下的商船“收税”，其老营在蒲溪。这时正是南北混战不休，辰沅道尹张学济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忙于搞他们的护国军和靖国军大事，不管这些疥癣之疾，泸溪县长老爷手无兵柄，岂敢过问这些“大爷”之事？只好任他们去作威作福。张国廷和瞿桂林两支武装常为一些船只“护送费”的事发生摩擦，互不“认黄”，时时提防对方火并，害怕吃掉自己。

民国九年（公元1920年）谭延闿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巡防军统领，湘西剿匪总指挥。蔡巨猷为湘西镇守使驻沅陵，派军队肃清沅（水）、酉（水）、辰（水）、武（水）两岸的土匪，保护这几条水道的畅通无阻。泸溪县城开来了一营兵，香炉山扎了一个连，大庙坳白帝宫内扎了一个排，上堡地母庵扎了一个排，洗溪、鱼梁坳、大陂流、河溪都扎得有兵，水上船只，陆上烟帮（运鸦片烟）两路都有兵护送。瞿桂林在洞底滩站不住脚，就将队伍拖回西溪河边。张国廷的队伍因香炉山驻兵，咽喉被卡，在蒲溪无法生活，南边无法打劫，东是沅陵地界已有眼团，西边山岭连绵都是些穷村寨，无法捐派，北边是六堡地方，是瞿桂林口中肉，岂容张国廷染指？于是张国廷只好召集众兄弟商议出路。梁水牯主张把队伍拖到铜鼓坡去，杨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